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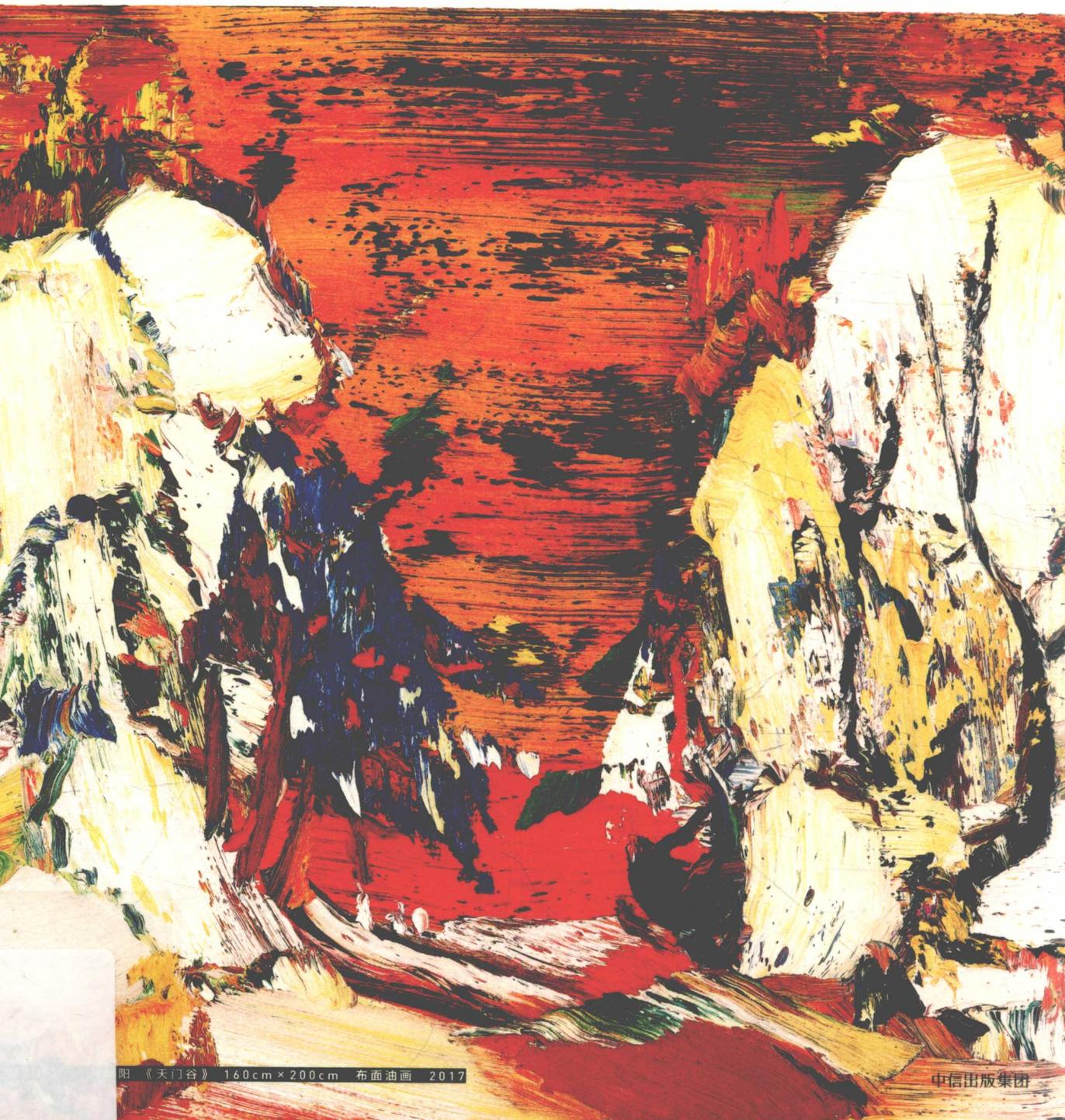
# 北京， 还是艺术之都吗？

Hi艺术

SINCE 2006

罗颖 主编

No.003



阳 《天门谷》 160cm×200cm 布面油画 2017

中信出版集团

工·艺术 003

北京，

还是艺术之都吗？

罗颖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Hi 艺术 .3, 北京, 还是艺术之都吗? / 罗颖主编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086-8169-6

I. ①H… II. ①罗… III. ④艺术市场—研究—中国

IV. ①J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28022 号

Hi 艺术 003: 北京, 还是艺术之都吗?

主 编: 罗颖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奇良海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9.875 字 数: 11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8169-6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010-513741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走进黄宾虹当代艺术展

主办：上海玉衡艺术中心

策展人：

谢晓冬

参展艺术家：

刘丹（美国）特邀

张小夏（比利时）特邀

周春芽 沈勤

尹朝阳

党震

# 生 砂 润 翠

# 非常持续

## Very Sustainable

2017/09/03-12/17  
环保启示录  
Environmental Revelation

策展人：谢素贞  
Curator: Suchen Hsieh

参展艺术家：(按英文首字母排序)

Artists:(In alphabetical order)

Akinori Matsumoto ■ 松本秋则、Chen Nina ■ 陈妮娜、Choi So Young ■ 崔素荣、CHOU Tai-Chun ■ 周代焯、CL Lam ■ 林纪桦、Fang Wei-Wen ■ 方伟文、Hany Rashed ■ 哈尼·拉希德、He Chongyue ■ 何崇岳、Huang Xiaopeng ■ 黄小鹏、Jiang Liang ■ 蒋亮、Jonas Merian ■ 尤纳斯·麦瑞恩、Kentaro Taki ■ 泷健太郎、Lei Lei ■ 雷雷、Li Hongbo ■ 李洪波、Li Xinyu ■ 李鑫宇、Luo Peng ■ 洛鹏、Luxury Logico ■ 豪华朗机工、Meng Baishen ■ 孟柏伸、Mona Marzouk ■ 莫娜·马尔祖克、Said Kamel ■ 赛伊德·卡迈勒、Shen Baohua ■ 申保华、Shen Shaomin ■ 沈少民、Teppei Kaneuji ■ 金氏御平、Tong Kunniao ■ 童昆鸟、Wang Haichuan ■ 王海川、Wang Lei ■ 王雷、Wang Lichen ■ 王立臣、Wu Gaozhong ■ 吴高钟、Yasmine Elmeleegy ■ 亚斯明·埃尔默丽盖、Yeonsoon Chang ■ 张莲洵

### 主办单位/Host Organizations

银川当代美术馆  
MOCA Yinchuan

银川滨河新区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Yinchuan Binhe New District Investment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 指导单位/Guiding Organizations

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  
Cultural Department of the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银川滨河新区管理委员会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Yinchuan Binhe New District

银川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

Yinchuan Municipal Bureau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 赞助单位/Sponsor

宁夏民生文化艺术教育基金会  
Ningxia Minsheng Culture and Art Education Foundation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采乐路12号

银川当代美术馆  
No.12, He'Le Road, Xingqing District,  
Yinchuan City,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86 (0) 951-8426111  
www.moca-yinchuan.com





展期 丁酉年

9/8 (五)



9/30 (六)

開幕茶會  
9/9 PM 3:00

◆  
銀手

壺

作展



罐子茶書館

TEA & BOOKS HOUSE

台北市麗水街9號 No. 9, Li Shui St., Da-an District, Taipei, Taiwan

Tel: 886-2-2321-6680 Fax: 886-2-2321-7090

[www.facebook.com/CANSBOOKSHOP](http://www.facebook.com/CANSBOOKSHOP)

# Hi艺术

## Hi卷首

001

艺术家必须抱有制造陌生感的执念吗？

文：罗颖

## Hi声音

002

达明·赫斯特，他怕人们听不见、看不见他

文：郑妹

004

卡塞尔的“危险”，巴塞尔的“蛋糕”

文：尤洋

006

一个时光收藏者的自白

文：刘钢

## Hi作品

008

射手的惆怅

编辑：Laura

## Hi拍场

012

5.43亿，佳士得香港夜场揭幕战，从“泛亚洲化”向“西化”的一步棋？

文：吕晓晨

015

谁接手了尤伦斯的最后收藏？

文：吕晓晨

018

春拍之后，中国当代艺术标准和收藏接力棒回到国内还是依旧迷惘？

文：刘霞

## Hi特别报道

024

当“国际”成为标签

文：吕晓晨、刘霞

030

艺术北京12年，一直在路上，突围待何时？

文：刘霞

摄影：董林

## Hi名家

036

展望

无止无境，万象无形

文：朱赫

摄影：董林

040

秦琦

不合理，才能产生点意外

文：张朝贝

艺术家必须抱有制造陌生感的执念吗？

罗颖

Hi新锐

044

梁曼琪  
迷失空间

文：刘霞

Hi对话

048

朋友圈这么无聊，看“文化馆”怎么搞事

文：刘霞

Hi推手

052

张子康  
最好的东西我都会保留下来

文：刘霞

056

金昌一  
一个韩国人在上海下一盘“亚洲棋”

文：刘霞

Hi封面故事

060

北京，还是艺术之都吗？

统筹：罗颖

采访：刘霞、吕晓晨、滕昆、张朝贝

插图：陈喆

Hi世界

084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以梦为马

文：滕昆

Hi工作室

088

王迈  
赶时髦地走过“一带一路”：  
从圆明园、通州、798再到环铁

文：罗颖

Hi特写

094

梁浩  
让记忆在猎场重逢

文：Jennifer

102

王源远  
不与人间似烟火

文：郁嫫

Hi21

112

郭柯君  
在夏日走进果园

文：郁嫫



罐子茶書館  
TEA & BOOKS HOUSE

台北市麗水街9號 No. 9, Li Sh  
Tel:886-2-2321-6680 Fax:886  
www.facebook.com/CANSBO

116

禮義

我独自漫游，像一朵云

文：邵婷

Hi空间

-

122

艺术圈最懂茶的人合伙开了这个“茶所”

文：罗颖

128

这位“80后”艺术家装修个房子都能变出一堆艺术品

文：刘茜

Hi人物

-

134

王鉴为  
鉴为之著

文：赵力

Hi跨界

-

140

当代艺术圈的诗人们

编辑：张朝贝

Hi专栏

-

144

“雨屋”如雨下不只是版权问题

文：杨天帅

145

纯属巧合，不免碰瓷

文：王晓松

Hi口水

-

146

什么样的展览才配得上“高冷”？

编辑：张朝贝

# Hi艺术

出版人：伍劲

主编：罗颖

运营总监：滕昆

编辑部主任：刘霞

编辑：吕晓晨、朱赫、张朝贝

视觉总监：乐天

设计师：余晓丹

市场专员：程玲、刘仁厚

摄影师：董林

策划编辑：徐芸芸

责任编辑：王琳

营销编辑：李晶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

798艺术区01商务楼

电话：400 650 7600、传真：010 5137 4129

网址：[www.hiart.cn](http://www.hiart.cn)

广告总代理：北京海艺墅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由北京奇良海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装订，凡出现印刷、装订错误一律调换，请与印厂直接联系并把残书寄回。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

裕民大街28号

电话：010 8048 5599

声明：本书图片、文字版权独家所有，

未经许可，一律不得转载

法律顾问：北京市京翰律师事务所 方莉梅



封面 尹朝阳作品

封二 劳草地画派

封三 Photo上海

封底 侨福当代美术馆

目录前广告

玉衡艺术中心

银川当代美术馆

艺术深圳

艺术新闻

目录后广告

P007 2017西岸与艺术博览会

P121 KIAF2017

P148 四川美术学院

罐子茶書館  
TEA & BOOKS HOUSE

台北市麗水街9號 No. 9, Li Sh  
Tel: 886-2-2321-6680 Fax: 886  
[www.facebook.com/CANSBOO](http://www.facebook.com/CANSBOO)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如果你是一位资深艺术圈人士，在展览上看到一些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形式上与某个大师很接近或是在内容上有雷同，你多半会投去鄙夷的目光吧？是的，但凡对艺术有诉求的人，对抄袭、剽窃都不太能够容忍，毕竟艺术说到底创造力的体现，东拼西凑和拿来主义算哪门子创造？所以某画廊主就说，画廊的工作就是要制造陌生感。

如果你是一位年轻且有追求的艺术家的作品，你的作品做出来后，被人告知与某个大师作品几乎一样，你该如何面对呢？放弃吧！毕竟有人先于你好些年已经做了，而且已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者你坚持完成并展出，因为自己并没有抄袭，作品是在自己思考的线索中诞生的。但如果你一意孤行选择了后者，那你就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迎接各位艺术圈人士的品头论足。

其实抄袭还是没抄袭的真相并不重要，因为观众不会关心艺术家的态度，只选择自己所看到的事实结果，哪怕是撞车也不会被原谅。因为我们有太长时间跟着别人屁股走的不堪回首的经历，抄袭借鉴国外艺术大师的优秀成果曾经一度是一条终南捷径，或许今天也依旧如此吧！但在今天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真想欺世盗名走终南捷径的艺术家，未必能走得舒坦。

相比艺术界，科学界要残酷得多，很多科学家在攻坚同一科学难题，一旦有人抢先公布取得的成果，那之前很多研究者的工作就付之东流了。科学界取得的任何成果也必须接受同行们极其严苛的反复验证。口若悬河、投机取巧之辈几无立足之地，抄袭剽窃更是难上加难。说到底，“艺术家”是一个含金量不高的职业称谓，艺术的高下之分和优劣之别也并不是立马可以测算出来的。

艺术圈从不乏夸夸其谈、故弄玄虚之徒。从艺术家到策展人到经纪人，有时候就是一条利益链上的关系户，“职业素养”让他们保持高度的默契，当然也不乏收藏家为此埋单。因此，生产什么也并不一定那么重要，营销手段和策略倒是十分要紧。

抄袭也好，撞车也罢，这些也并不可怕，艺术家比拼的是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和创造力。就像安迪·沃霍尔，大量的机器印刷生产作品，被迫捧得甚至展览不需要作品在场，参观的人就可以爆满。他戏弄公众，甚至说：“戏弄那些真正的东西，也是非常波普的，非常60年代的。”作品都不重要了，抄袭还重要吗？用安迪·沃霍尔的话说：“我们就是艺术化身，60年代是真正地关注人，而不是关注他们干过什么。”或许关注艺术家本人比关注他们干了什么来得有效。

近期关于艺术家抄袭的话题，议论得沸沸扬扬，我想说的是，艺术有它的自律性，艺术圈需要严苛地要求艺术家，也要能长远地看待一些问题。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艺术是一辈子的事，路遥还知马力呢，抄不抄自己心里有数，回过头来，总归自己要能坦荡面对年轻的自己。

# 达明·赫斯特，他怕人们听不见、看不见他



郑妹

《Hi艺术》海外专栏作家

赫斯特的画廊Other Criteria，如果它可以被称为画廊的话，曾经就在我公司的旁边，每天早上我要从它门口过，但从没看到里面有一个人。最近，对赫斯特的印象有所改观。可能是因为那条送给大卫·博伊的沙丁鱼，让我闻到了除塑料、丙烯、福尔马林气味之外的一丁点人情气息。

现在看起来，一切可能不过都是幻觉。赫斯特跑到威尼斯去干了那么个匪夷所思的展览。在佳士得大股东的宫殿里，赫斯特简直就像个被包养的二人转演员一般可劲儿卖弄招数，却没玩出水平。我不知道是他的艺术创造能力已经触礁，浪费了弗朗索瓦·皮诺的信任，还是弗朗索瓦·皮诺的品味实在奇葩，这个展览是如此令人惊诧和失望。展览主题是赫斯特自己构思的寻宝故事：沉船和深海宝藏（他对掘金的热爱终于得到了一次爆发）。赫斯特专门雇了一个电影团队拍摄出可以乱真的深海发掘现场图片，再用500多平方米展示了189件道具——“从深海挖出来的宝藏”。包括以那个自己为模做出来的青铜雕塑，一半的面孔被深海寄生物占据。赫斯特说他想讨论现实与梦境、真与假的界限。但当看到长满了珊瑚的米老鼠和呆板的凯特·摩斯，你还是很难想象这些是公元前一世纪沉入海底的宝藏，出戏。

“一个青铜女人像，竟然穿着一条内裤。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不相信罗马帝国已经时兴这种内裤。”著名艺评家阿拉斯泰尔·苏克在文章中说，“你会很快发现，整个故事不过是一个漏洞百出的低劣脚本。”“展览的名字就叫unbelievable（不可思议的，也可以被理解为‘难以令人相信的’），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Liz Jones为英国《邮报》写的展评说：“做工精细，但如此空虚。”她还发出“到底是什么催动了赫斯特花费5000万英镑，历时十多年去做了这样一个展览呢？”Telegraph则直接将此

展览描述成“一场壮观的失败”。主办人之一的皮诺先生在采访中說：这是赫斯特的一次突破。我想说：看起来确实如此。可惜是向下突破，刷新底线。

在我心中，赫斯特应比这要强，应不至端出这种巨大的废物。真的，巨大。显然在赫斯特心里，伟大是可以丈量的。

这个耗费5000万英镑、当代艺术有史以来最高成本的展览使我明白了一个问题：自己到底讨厌赫斯特什么？答案是懒。这个展览让本来在侧影中时隐时现的懒相彻底从正面凸现出来。展出的作品，无不透着求奇求刺激的简单粗暴，甚至不能说是哗众取宠，因为他好像根本不想被宠，只想激起观众的反应，哪怕仅是最基本的生理性反感和恶心。比如阿波罗脚上的这只“不知道叫什么”的鼠，那一身的褶子，除了让人不适，不知还有什么效果。赫斯特懒得去琢磨艺术形式，懒得去多花哪怕一分钟考虑稍深层一些的问题。他只考虑眼睛。赫斯特认为心脑可以被他那套理论圆场，但眼睛引起的感官感受却最真实。而且，他觉得观众跟他一样懒，一定也追求着最直接、最本能的感官刺激。无论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动物，还是贴满钻石的骷髅，他的作品永远透露着短平快的焦急，不喊破嗓子不罢休的蠢动。他怕人们听不见，看不见他。

艺术对他只是个噱头，一个想法，一个貌似关怀众生的好名字，什么“为了上帝之爱”，什么“在他无限的智慧中”。然后再花钱请人来实现：帮他把动物标本封进消毒水；把苍蝇一只只按在丙烯画布上，把胶囊一颗颗地摆进药柜；把烟头一个个掐在灰上。事实上，这些已经是他最有诚意的作品了，虽然用的是别人的时间，但他起码不怕浪费时间。他还有个特点，就是不怕花钱，对成本和收益有一套精密计算：花大钱，挣大钱。

如果纯从视觉角度来说，赫斯特之前的有些

东西还是可以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度燃起对他的一点热度。尤其是蝴蝶玻璃系列，当他把一只蝴蝶冷血地撕开，钉接成教堂玻璃窗的时候，残酷和美相爱相杀，对生命、死亡、宗教的思考，都在被残害了的几万条生命中发光（仅泰特展览一场就捕杀了9000多只蝴蝶）。虽然赫斯特还是没动过一个手指头，但这仍成为他最走心的作品系列，也是如今硕果仅存的价格坚挺的系列。

达明·赫斯特从根上展现出对金钱的强烈欲望。当年YBAs的首秀Freeze就拉来了地产商Olympia&York的赞助。YBAs本身也有资本运作孕育的怪胎的嫌疑。玛克·哈德森（Mark Hudson）在*Telegraph*的艺术专栏上的评论一针见血：“立体主义也好，波普艺术也罢，这些艺术流派都以艺术实践方向为名。只有YBAs，（Young British Artists）他们除了Young和British以外，无可标榜。”

有人认为赫斯特打破了艺术行业里，艺术家参与和工业参与比例的旧规则：工业参与比例越高，艺术品价格越低。赫斯特“明亮，欢乐的毫无意义”的全机械绘画“旋转”改变了这一定律。但工业化的最大弊端，在贪欲爆棚的时候暴显出来，无休止地生产类似的东西。而艺术最怕的即是滥制。市场用真实交易告诉他：这么干不行。从2008年的赫斯特专场的180万英镑，到现在20万英镑上拍都有压力，旋转系列已然被狠狠一脚踹了下去。

如果我们再给赫斯特的作品成交价格排个名会发现，前50位里仅一张“蝴蝶玻璃系列”成交于2014年，其他全是2007、2008年以前成交。也就是说，近些年来，赫斯特的日子不大好过。他毫不掩饰的掘金癖越来越令人怀疑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操守。而他标榜的艺术创作工业化理念，也并不是他的专利。杰夫·昆斯，就比他更登峰造极，且工厂质量更过关，制作更精湛，走的是保时捷一般高精尖的手工艺路线。赫斯特的牛头

却会发臭，烟头需要定期更换。

可从另一面来说，赫斯特绝对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活动家和品牌宣传专家。跟特朗普一样，他总能成功地将人群分化。对一个艺术批评家来说，其实很难对赫斯特有什么分析。因为根本没什么可分析的。画不是他画的，蝴蝶不是他拼的。技术与他无关，他只有个想法。如果从另一个抽象理论层面来分析，又发现赫斯特不过是将此前已有的前卫理论集合到了一块，说新也不新。于是，就剩下两个问题可以讨论：赫斯特到底是不是艺术家，他的作品是不是艺术。这两点讨论了若干年，至今分歧巨大。

从威尼斯这个展看来，赫斯特又一次将艺术世界严重撕裂。相对负面评价，一些评论家也积极为这个展览叫好，比如*the Guardian*和*Financial Times*，都认为赫斯特凭着这个展览强势回归。铺天盖地地占领版面，引发业界讨论，也许就是他的目的之一。他不是要好评，是要关注。这场深海沉船也再一次证明赫斯特无关好坏，无关艺术。他跟好莱坞更接近，先赚眼球，再赚衍生品。时尚大亨皮诺先生持之以恒的帮助引出了赫斯特浮夸的Alexander Macqueen气质。一场大秀过后，设计师出来鞠躬，人们鼓掌，但谁会真想穿那些所谓的服装？赫斯特告诉你，想穿也穿不到。展览过后，所有东西都将锁进库房，再向市场发售固定版数的复制品。这不是赫斯特第一次运用此类奢侈品销售伎俩。2012年，高古轩为赫斯特举办了1986-2011年完整波点系列展，当时就有人提出：画了这么多，为什么就展这么几张？事实上，赫斯特工作室至少做了1500张波点画，亮过相的却少之又少。但他制作发售了大量版画，这使得每一件油画作品的出现都显得更为珍稀，无形间推扬了波点油画的市场地位。你看，一提到交易，赫斯特的算盘总是打得啪啪响。

# 卡塞尔的“危险”，巴塞尔的“蛋糕”



尤洋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副馆长

卡塞尔文献展、巴塞爾艺术展会、明斯特公共雕塑展三个活动本质不同，也就决定了各自的实践使命和受众群体不同。算上威尼斯双年展，这四个活动每十年会聚首一次，2007年当时我也来看了，现在正好可以对比下。

因为工作关系，我的这次欧洲之行第一站其实是慕尼黑。在慕尼黑参观了几家德国工厂，这里的生产、资源分配机制和工作行事风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种先入为主的经验框镜也就不自觉地带到了其他城市艺术项目的体验中。第二站到了卡塞尔，通过社交媒体感到部分中国艺术界和媒体对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的评价比较保留，我想主要原因在于策展人试图展开宏大叙事，在众多视觉作品中出现大量文本，试图用艺术来阐释一些社会政治现状，用策展姿态来声明一些政治主张，作为结果的现场，就和一些观众甚至业内人士的期待有些不同。视觉和文本的平衡点一直是展览中比较不容易把握的一个方面，因为策展人和观众群体之间多少都会有视差，这些视差带来误判。但我想对于中国艺术界而言，如果我们关注到文献展的形成过程而非仅结果，那我们应该尝试去还原策划团队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视野后，再去判断这个展览对于当下社会的有效性，尽量去找到一个客观的角度。

在我看来，艺术创作代入政治态度和社会事件元素是天然的，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看都是政治动物，艺术家也自然无法脱离社会政治系统去工作和生活，比如博伊斯的《我爱美国，美国爱我》就是一个显著的案例。但当艺术被转化为输出政治主张的工具，那么艺术的本体也就随之会发生很大的弹性。和以往一样，文献展的观众明显分为两类，比如游客类观众就明显喜欢主展场广场Martha的《禁书帕台农》装置作品，因为便于所有人理解和适合拍照；专业类观众就会花费时间试图进入更多作品的后台。在展览中，文本过多就可能对观众产生“说教感”。2017年

的策展团队没有太多考虑游客趣味或者艺术市场趋势，同时在艺术家选择和公关宣传策略上不断强调这一点。那么作为一个预算超过2亿元人民币，而且预算主要构成来自城市公共税收的文化艺术活动，策展团队对展览的这种定位估计要承担一些行业以外的公共口碑上的风险，政府在评估项目结果时是否有其他想法就不得而知了。第二个特点就是每个展馆的分策展人的趣味和节奏明显不同，文献展整体上气质不统一，比如新美术馆受到的好评就比较多，主会场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内的希腊艺术品收藏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策展人政治姿态的选择。

明斯特雕塑展就亲民得多，预算同样大部分来自城市公共税收，所以策展人就会更多考虑如何更好地帮助游客和本地市民建立和这些艺术作品的通道。和十年前相比，2017年的“雕塑”作品在媒介上必然更丰富了，比如出现一些多媒体作品。不过另一方面我看到很多往届作品因为缺少维护，很残破地出现在城市各个角落，多少有些遗憾。不过对于公共艺术领域来说，明斯特雕塑展依然是我心中的最佳场所之一，另一个是由商业地产驱动的东京六本木项目。一个公共性艺术项目的呈现效果，和背后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在德国，我想到格林伯格曾提示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苏联和意大利等国家都强调过艺术和大众文化，和人民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甚至会用行政力量使文化降低到大众的水平来讨好国民，因为国家会担心如果官方文化高于大众文化，那么就容易出现孤立的危险。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一些前卫艺术因为只能和精英阶层产生共鸣，于是就会被限制或者扼杀了。

过了半个多世纪，今天的情况当然又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城市观众在互联网和广告中生存，日常中普通的语言和图像，已经不能满足市民的精神生活，于是民众对于公共性艺术的本能需求也就愈发强烈，同时“逼真性”艺术作品也

早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在公众面前，艺术承担的责任更多是形成一种通感，通过共同的记忆来连接起不同属性的观众。但是这种来自社会普世层面的需求和艺术业内发展的需求之间的趋同和分歧，也值得我们在欧洲这几个大型艺术活动中进行关注。

巴塞尔一如既往，活动越来越丰富，但其商业本质不会改变：核心顾客是300家画廊的艺术品展销会。在这种级别的博览会上，2017年中国艺术家作品的数量和价格都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印象深刻的是东京几个画廊还有北京长征空间、魔金石等，纷纷带来了他们的新晋年轻艺术家，我粗算了作品毛利可能没有参展成本高，可见画廊参加巴塞尔也在为长久发展做投资，希望能运用这里的社交资源，更好地推广新晋艺术家。从受众群来说，巴塞尔博览会既吸引游客，也吸引专业群体，有着明确且务实的商业发展策略。如果说卡塞尔在谈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危险”时，那么巴塞尔就在继续给一个甜蜜的大蛋糕。我们身在瞬息变化的时代，一方面要反思，一方面也要了解时代的蛋糕，或者说要在时代系统中进行反思。在今天，如果你拒绝商业，那么可能就在拒绝真实的世界。

# 一个时光收藏者的自白



刘钢  
律师

二十多年前，我在书中看到一则趣闻。一位法国收藏家病入膏肓，十多天昏迷不醒。医生对家属说：“药剂无能为力了，只能试一下唤醒治疗，你们在病人耳边反复说一件他最害怕的事情，刺激一下他昏睡的大脑。”收藏家妻子想了想，便在病人耳边说道：“我要跟你离婚。”可是，无论这句话重复多少遍，收藏家一点反应也没有。女儿看到母亲的招数不灵，冲着父亲喊道：“爸，我把你收藏的油画全卖掉啦！”女儿只喊了几句，收藏家的嘴唇就开始颤动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微弱地吐出一个字：“No！”

记得看到这条趣闻时，我曾心中暗笑，觉得这位收藏家真是一个奇特的守财奴。然而真没想到，二十载过后，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收藏油画的痴迷者。

1993年春季，我参与创办的律师事务所首次分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喜获红利。回家路上经过一家画廊，橱窗里展示的一幅油画止住了我的脚步。这件作品描绘出一派丰收景象，它那金黄的色调使我一下子心血来潮，当即付钱将这幅油画纳入囊中。尽管这只是一件平凡之作，可是它却将我引入一段往后二十多年的油画收藏历程。

喜好对收藏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决定了收藏家的趣味，也会左右搜集藏品的方向。我喜爱阅读历史书籍，这种嗜好无疑影响了我的收藏方向。我觉得，收藏具有历史意义的艺术品，就如同迈进了通往历史的大门。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艺术观，艺术史中那些杰出的作品都记载了时代的烙印。在我眼中，那些饱含历史感的油画具有奇特的功效，它们能够使我产生一种心灵感应，体会到早已消逝在光阴之中的空间、色彩和魂魄。这样的感触赋予我一种回溯岁月的能量，我可以转身穿越时光，领悟前人曾经有过的人生感受。

最初，我并没有构建系统收藏的奢望，只是随性而为。然而，出乎自己的预料，纳藏百

件油画之后我发觉，这些藏品形成了一个以时代为脉络的系统收藏。此收藏将不同时期的艺术品串联在一起，共同传递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历史沧桑感。

油画在中国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在这段岁月里，中国油画经历了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油画艺术品味也出现过几次重大的改变，每次转变都伴随着社会变革的背景。我的油画收藏，以清朝宫廷油画为起点，跨越三百年，一直延伸到当代艺术，每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作为筋骨，支撑着一套油画收藏体系。我把这些藏品悬挂在家中，饱览时代变迁，品味酸甜苦辣，似乎今生此世活出了好几辈子的感受。

参观画廊、游览艺博会、结交艺术家……这些都是油画收藏给我带来的人生享受。我发现，艺术圈是一个很奇特的社会群体，其中不仅可以见到形形色色的人五人六，还能遇到光怪陆离的奇闻逸事。这些人、那些事，将我的收藏经历点缀得津津有味。

多年来，我一直独自闷头享受着油画收藏带来的乐趣。忽然有一天，我想起趣闻中的那位法国收藏家。此回想使我感到有点忧心忡忡，觉得私人收藏难免曲终“画”散，如果总是将作品私藏在家中，既对不起创造这些作品的艺术家，也对不起自己多年付出的激情和心血。正是这种担忧，促发了撰写《时光收藏者》一书的念头。于是我拿起笔，记录下自己在收藏之旅中获得的感悟和趣闻。

在不朽的艺术品面前，任何收藏家都是烟云过眼。然而我希望，在艺术爱好者前面，《时光收藏者》不会是一次过眼烟云。